

本刊已呈准內政部及中宣部登記  
中華郵政局登記認爲新聞紙類

# 第一一五期 要目

美國在歐亞之間  
桂西的綜合觀察  
三民主義的外觀文  
廣西論  
軍事計政與建軍  
廓清反注運動中的迷霧  
從組織方面商討縣政整理  
連指導員的故車

王登源  
沈怡榮  
徐柏榮  
譚輔之  
方秋華  
胡秋南  
黃國樑  
袁樹新  
燕雨生

# 民意

版出日四廿月二年九十二

編輯者 民意週刊社編輯部  
發行者 民意週刊社發行部

總部 昆明 中山路二百八十號  
分部 桂林 桂西路六十八號  
三月大角 半年一元一角 郵費在內  
定閱 國外每期另加郵費五分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每星期六出版零售五分

## 美國在歐亞之間

王登源

美國對於歐亞兩洲的大局，都有舉足輕重的權權。這是一般國際論者所公認的。最近美國的行動，不僅引起國際的注目，亦足見美國之熱忱世界和平。

威爾斯奉命赴歐洲，訪問英法德意四國；國務部聲明美國與中立國已開始討論和平問題；羅斯福總統發表對蘇芬關係的演說，以及羅總統的出巡。凡此數者的意義，皆足說明美國對於歐洲的注意。自美日商約廢止以後，美國對於遠東政策日趨積極；參議院外委通過增進出口銀行資金，以便繼續貸款援華；海軍將於太平洋舉行大操；衆院海委會通過擴充海軍計劃。凡此數者，亦無非表示美國對於遠東的關切。抑美國深知國際和平之不可分離，必欲於兩洲的紛爭，都有解決，然後一貫和平之旨，才能實現於太平洋兩洋之間！

然則，歐亞兩洲之紛爭，能否同日而解決？而論者則多謂：「維護世界和平，必須從遠東做起。」日暴日獨佔遠東的陰謀，遠之在田中奏摺中，近之在日汪密約中，都已和盤托出。也正如美海軍作戰部長斯塔克所云：「日本之最終目的，顯然在消滅一切不利於日本計劃之西方利益，日方之計劃維何？即控制東亞是也。」所以日寇野心之大，陰謀之深，舉世已盡燭其奸。美國於歐亞兩洲紛亂之際，欲謀建立世界和平，確保其金元之威權，權衡遠近，遠東之和平，實有重於歐洲；以難易而言，日寇回力量，較弱於歐洲侵略者的力量，遠東局勢之簡單，較之歐局的複雜，亦可易於解決。而且遠東之爭，實歐戰的導火

線，正本清源，亦當以制裁首先破壞國際公約者爲名正言順。故歐亞問題之如何解決？便不容美國再有先後緩急的考慮，「維護世界和平，必須從遠東做起」，勢已當然。

日寇自對華兩年多侵略戰爭以來，無論政治經濟各方面，都已顯露精疲力倦。反之中國則愈戰愈強，使日寇已成欲罷不能之勢。雖然他說：「準備對美探強硬態度」，實際上不過是對美惆悵，對其國內樹威。日寇已經自救無力，這能對美嗎？換言之，日寇對華戰事節節敗退，這能對美強硬或進攻嗎？美國人士，必能瞭然。進而言之，美國果欲制裁日寇，此際亦當爲最適當的時期。

中國抗戰已經愈戰愈強，不久的將來，即可驅此朝食。美國過去對中國抗戰精神的鼓勵和物質的援助，凡爲愛好和平的國家，無不表示感激與贊頌。今後之期待美國者固多，（無論精神或物質，皆有必要）而最近要者厥爲「對德禁運」的實現。日寇經濟生命線——尤其是軍事的資源，大部是仰給於美國的輸入。倘美國實行停止其供給，則日寇的外線枯竭，加以其自身的恐慌，日寇之崩潰，即可立日而至。所謂經濟制日，又爲維護和平最有有效的方法。

在歐亞兩洲擁有龐大利益的美國，對國際有舉足輕重的威權，爲實現其一貫和平精神，在歐亞之間的決策，必有先後緩急有效無效的考慮。這是我們的盼望，也是一切愛好和平國家的期待！



# 桂南勝利的綜合觀察

沈 鑑

據着，觀察我們大後方的決心，挾着五個全度嘗試的勝利中開其端倪。

國於精銳師團的兵力，數月前敵人攻佔了我們的南甯。從戰略上講，這是最惡毒的計謀，但從戰形勢上講，敵人是犯了自絕的錯誤，南甯的困守就是說明。爲了解此倒懸，敵人乃採用妄動政策，企圖擴大其據點範圍，但第一次回答又爲峴峩兩的奇恥。屈辱當前，危難在後，於是不得不再竭澤而漁，妄想一逞，最近桂南的大激戰就是這樣展開的。原來敵人仍沿用迂迴戰術，想以席捲之法來血洗峴峩，無奈我方軍士同壯志浩氣，已構成了最堅固金城湯池，結果敵人是以前進換取了敗退，以致不可收拾，南甯火光，與欽防嗟聲，證實了敵人未有的慘象，這就造成了桂南勝利的決定意義；綜合之加以觀察，即有以下數端：

第一，從戰爭本身說，這次桂南戰爭的激烈，只有抗戰初上海戰事可相比擬，不但是以堅強強，以血拼肉，抑且重要的，是以機械敵機械。敵人侵略中國唯一的依賴，原即爲機械之力，他們這方面的落後，是兩年多來吃虧的由來，這次以新成的機械兵團，對抗久練的舊張武士，居然如其長官所言，「機械兵種能適當的配合」，發揮了意想之上的效用摧殘敵人，已證明了戰術偉大進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反攻戰的前途，實在此初

第二，從戰爭前途說，先以南甯而論，其歸趨是顯然的。南甯地勢，爲一四面高山的窪形地帶，適宜於敵人進行圍困與防禦的激戰，我方之有偉大的計劃，早已爲外國軍事觀察家所指出，關鍵只在我們用何種犧牲代價來奪回它，趁什麼機緣來收拾這自投羅網的每兵每卒。這次魯賓、昌武兩路的激戰，加上前次峴峩關的大捷，已殲敵五萬餘人，從我們所預定的作戰目的上看，正抱憾其來者不多，現在敵人帶了中國婦女及壯丁潰退之際，甯欽路上汽車不絕，龍門港內軸輻相望，都是敵人在慘痛教訓中流竄遁走的實證。所以，克服南甯以爲我抗戰中克服各最大據點的起點，絕不成問題，所爭者則在截敵歸路與盡殲敵人之目的而已。

從南甯再展望全國，自敵人陷入山岳地帶作戰後，「何處作戰與如何作戰的地理條件」，已決定他的無能，不是稍則大退，便是到處流竄，喪盡了他陣地戰的本能。不必再舉湘粵爲例，就是桂南會戰同時發生的綏西進攻，也只是爲他註定的命運多抽了一張籤牌。一但喪失本能的戰鬥部隊，再加上缺乏一切的戰鬥意志，其作戰前途的黑暗低迷，既無可逃避，而其命運的悲涼慘切，也自可想像。

第三，桂南慘敗一則是西尾板垣所發動的攻勢中再衰一竭的表現，一則是敵米內新閣應付政局的最初打擊，對於敵國政治的影響尤大。原來敵國政治僵局均無法打開，並不在於阿部或米內，而在於戰事的失敗以及失敗而在國內引起的嚴重結果。阿部所標榜的「全力解決中國事件」，現內閣仍彈此調；阿部所謂「中日專決」不能因新中央政權之樹立而得解決，國民政府尚擁有二百數十萬之軍隊及百餘萬之游擊隊，仍爲現內閣的難題。所以桂南攻勢就是現內閣「解決中國事變」的主要嘗試，想以軍事的小勝來擴塞政治上泛濫的濁流，以支「弱體」，可是南甯一針，血流肉連，這「弱體」的不能挽救，已更形確定，敵國政治之隨軍事而覆沒，也只是時日問題。

第四，桂南敵軍受重創而潰竄時，其華南派遣軍當局，曾發表掩飾無恥的「告中國各將領書」，大意除提供「無駐兵必需而班師引退」的笑料外，透露出促我方軍隊考慮運用戰力以求和平之意，實爲敵人懼戰欲和的明證，不但表明其國力的不能支持，在總崩潰之前夕想撒手，尤其在國際間隕落了聲威，想借休息以減少威脅而遂行謀利。這也是徒然的，試想其軍事力量既不足以有爲，我方何至於受引誘？國際間又何至於再放縱這已癡癡的暴力，聽不入耳之辭？怪不得只引起我國的訕笑與美國等的「極鮮好感」，敵人軍力虧損之今日，也正爲其一切威信掃地之時，桂南之敗，紀錄在烽烟遍地的世界裏，其醜態實相，欲蓋愈彰，更大白於天下了。



# 蘇德關係與撲朔迷離之歐局 徐柏榮

我們當不會忘記，那正是在反侵略集團一而再，再而三沒的磋商無結果時，德國邀請了布哈德到布茲斯登，這樣便訂立了驚人的蘇德協定。

目今歐洲一切撲朔迷離的現象，無疑地，我們可以說完全是蘇德協定在其間作祟；我們要了解今日的歐局發展前途，必定先要把蘇德關係仔細研究。

在去年九月十七日，蘇聯突然在「波蘭不復存在」的口號下，出兵波蘭，這使蘇聯的態度更明白了些，然而，這突變令許多人不能置信，於是這就造成一個謎，因為蘇德合作這事，在人們心目中以為是太不可能了！史太林是反法西的，希特勒也是防共協定（Anti-Communist Pact）的主腦，這正恰似一個在東，一個在西！可是事實却像故意和人們開玩笑，德蘇合作了！瓜分波蘭而且進一步合作了！

要明白蘇聯是否放棄共產國際的理想，希特勒是否贊 共產主義，那便要靠你的智力和聰明了！

在慕尼黑會議前後，張伯倫始終不明白自己的和平傘已 漏雨了！現實主義的外交把德國蒙養得肥胖起來，待到張伯倫覺自己頭上被淋濕的時候，德國已 在求瓜分波蘭了！雖然張伯倫能夠突然聰明地轉 過來，雖然這轉變也會使希特勒感到狼狽，但是，希特勒是終不會甘願在張伯倫調處下甘心就範，這時候，史太林的手腕是值得佩服的，他

抓住了德國的苦悶，他知道德國現在是亟須和他合作，以壯其聲勢；烏克蘭一帶的土地和伸張自己勢力的慾望使他這樣做了！他沒有放鬆一下，讓機會從手邊錯過。

由此說來，塔布衣夫人（Georgette Thoms）

說蘇聯是想要在這次戰爭中獲取漁翁之利是不錯的！蘇聯目前雖站在一道兒，但他們是被兩種壓力擠在一塊兒的！這兩種壓力一是張伯倫態度轉變，使德國不得不找幫手，而又知道資本主義的英、法最怕共產勢力的抬頭，所以在希特勒而蘇德協定是威脅英法的手段。另一是史太林處于現今的地位，英、法的虎視使他、能在歐洲抬頭，史太林知道德國的需要正是他出馬的一個好機會，所以在史太林方面，是藉蘇德協定在歐洲抬頭。由此，我們知道彼此雙方都不見得懷著誠意，不過爲了利害關係，不得不暫時合作，在國際間，一切行動都是根基于求自身利益這點上，絕沒有真正不爲什麼目的而來打仗的傻瓜，當然，蘇德是不會例外。

A. B. Magill 在紐約的 N. M. Messers 上說：「有一

個事實須牢記的，就是蘇聯人民與資本主義國家人民間并無真正利益的衝突」。史太林利用蘇德協定，在波蘭完成他第一個計劃後，便在等待時間，利用機會，他一面和英國訂立商務協定，一面又公開抨擊英法，他很能懂得卡莊刺虎的故事，自己慢慢

地拉住與國。延西陸中歐地帶造成一個外衛環，相繼與立陶宛，拉特維亞等訂立協定，讓自己的實力伸入。史太林知道芬蘭南北海岸及埃特蘭島的重點，所以在遇到芬蘭抗拒時，更不惜訴諸武力。

許多德國政論家，都懷疑到史太林的野心。芬蘭一向是在德國懷抱裏，希特勒能把它誠心奉送？而且，在蘇聯外衛環完成後，不單是可以控制斯干的那維亞諸國，威脅北海及北大西洋，更可以很快地把勢力伸入巴爾幹半島！

蘇芬戰爭對英德戰事的影響是很大的，假設蘇聯又如願以償了，完成了他的外衛工作，那麼，他就有左右歐洲之勢了！希特勒能夠相信史太林是他的好朋友嗎？別忘記塔布衣夫人提醒我們的：「不論沙皇或共產治下的俄國，它的真正敵人總是大日耳曼，這是不容置疑的」。到那時候，他會背叛德國，所以有人推測，將來德國納粹政權也許會完全崩潰，代替的將是史太林的共產主義。萬一這是真的，戰後疲乏不堪的英法，史太林很容易控制的，英法看到了這一着，德國也看到了這一着，所以目下他們是在休戰狀態中；（雖然這還有很多的原因，但不能說這不是一個最要緊的）。德國現勢成騎虎，自己把蘇聯縱出來了，現在又無法控制，更令希特勒苦惱的，他現在又不能離開蘇聯！

目下的歐局，恰像個五花八門撲朔迷離的賽馬場，時時刻刻千變萬化。但是，別讓這五光十色迷眩你的目光，我們必須抓住的，便是蘇德關係！蘇德關係才是解開歐局之謎 鎖鑰。一切現象都是由此而生，譬如蘇芬戰爭是蘇德關係的產物，



# 三民主義的外交觀

譚輔之

## 一、利害主義與是非主義

現實的世界，這是以各個國家民族為其成的單位，沒有真正超國家的世界組織存在，各個國家民族，因為它的歷史條件，政治環境等各有不同，換句話說，因為它們各自發展的階級和程度之不同，所以相互間的利害就不能完全一致。國際上的各種變化，是與各國相互間的利害關係而轉移，各國外交方針亦是以各人的利害而定。即是說，現在國際外交的本質，就是利害主義。最近各國相互間的翻雲覆雨、棄信背盟、朝為友邦、暮作仇敵，都由於此種利害主義。

不過，在外交的詞令上，總還保持着公道的面貌，誰也大談其公理正義，人類和平，好像是純全的其非觀點。我們自然知道，這些漂亮詞句，都是掩飾其現實主義利害觀點的幌子，不過，也由此可以看出，不管各是其非也好，各非其非也好，總還有一個是非的客觀觀念存在。不怕日敵把侵略的行動說得怎樣合乎公理正義，不怕德意等國把侵略佔取阿波等國說得如何冠冕好聽，但是不儘一般人心頭存有侵略和反侵略的是非觀念，就是侵略者自己也不願自居於侵略之名的。反侵略的國家之所以不氣餒，這點人類的正義感總算是支持它的一重要的原因。

有許多最抽象的理論家，或者說有偏見的文人

，他們不是把是非和利害看做絕對分離的兩個東西，并高調是主義，就是把某國的任何行動，都辨解為絕對的合乎正義，并盲從其作為外交詞令的好聽的幌子。他們有的是書呆子，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交，就絕對只講利害，認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外交，就絕對的只講是非，他們是只背誦機械的書本上的公式，而不懂得實際的，有的是政治上尚盲從附和者，是迷信家，他們只動而不思考，把某一國家就作為代表超國家的組織，把某國家一己的利益，就作為代表各國以及全人類的利益，所以就把它國的任一外交行動都當作絕對合於客觀是非的行動，并要其他國家也跟着去這樣行動。更有些人明知道，不論資本主義國也好，社會主義國也好，實際都只有利害，而無是非，但是，却為了政治上的偏袒，而在真理上來欺騙與蒙蔽，硬說某某的某一外交行動是合乎是非的。

我們也不否認國際上仍有是非之存在，正等於我們不否認，就是利害主義中也存有是非一樣，這兩者是相對的，是互為條件的；在目前仍以國家民族為國際構成單位之時，是非上以利害為其決定者。在互無利害衝突的情形下，是非是存在的；在利害一致時，是非是相對存在的；在利害相衝突時，是只有利害而無是非的。換句話說，是非之所以能夠存在，要以不違背其相互利害為條件。明白

結果如何，要看蘇德關係之遞變如何。目前的英德關係，也是蘇德關係造成的，沒有蘇德協定，德國決不敢貿然和英法戰。將來假如蘇聯繼續支持德國，那麼相持的時間會拖到多久，尚不可逆料，萬一蘇德關係一旦破裂，則德國必然失敗，歐局也更變光怪陸離了！所以蘇聯在今日的歐洲，實有舉足輕重之勢，而蘇德關係，我們更可斷言，這友好關係不能持之久長，蘇聯會背叛德國，所視者不過是時間之早遲。

國際之間便是一個騙局，像一個市場。任何一個集團的成立，無非是一種壓力使得他們的利害關係趨于一致。一旦這壓力除去，彼便又離離了，無論英法的結合，或蘇德的結合，都可作如是觀。彼此之間施行騙術，利益暫時相同的便會暫時站在一塊。

別忘記，蘇德關係絕不會再有更進一步的親密，連早一點藕絲瓜葛會斷絕的，那時候，希特勒也許會覺得，他自己並不會比威爾遜二世更聰明些。讓這撲朔迷離的歐局神奇地變幻下去，但是，我們要抓清楚他的根源，解決歐洲問題的，在今天，是蘇德關係。

了這點，我們就不能盲目的說，某些國家的外交，純是利害主義的，某些國家的外交，純是非主義的了。不論社會主義的國家，不論資本主義的國家，只要還是國家，都不能逃此規律。

二、軸心外交與陣線外交  
曾經有人提出過，中國需要和某一國家成立進

一步的政治軍事同盟，成立一個軸心關係。比如說，成立中英軸心，中美軸心，或中蘇軸心。以為中國在外交上之不能充分澈底取得友邦之援助，實由於我交友太不專一，以致令友邦不致相信，所以有軸心外交之提出，以為這樣一來，同盟國就全力幫助我了。他們之所以有此議論，也是熱眼於「法蘇軸心」，「捷蘇軸心」這類外交公式，因為在那時，這些公式還未被折穿，儼然大有作用的。

我們知道，各國外交均根據各國的利害，兩個國家間的利害是否完全相同，永久相同呢？退一步說，所謂「英日同盟」，「三國協約」，「德意軸心」，對手方都是勢均力敵的國家，為了一時的或某一方面之利害而可堅強的結合，彼此合則留，不合則去，如現在之法蘇和德意那樣，是無關係的，是以一弱小國家去依附一個強大國家，雖可以暫時取得所謂同盟或「軸心」之名，但將如捷克，如波蘭一樣，一方面無獨立自主的決心與力量，一方面而又採取「一個朋友主義」許多敵人主義，那結果是會滅亡的。軸心外交政策，在多求與國少樹敵人的被侵略的中國，是絕對走不通的。尤其在只認利害不認是非的國際險惡風潮之下。恐怕朝為軸心友邦，而暮即受其宰割滅亡了啊！

在德蘇協定尚未出世之前，「陣線論」和「陣線外交」曾熱鬧一時。他們把國際從各國國家單位重行排列，把某些歸併為一起，名之曰「和平陣線」，又把另一些歸併在一處，名之曰「侵略陣線」，再把我們中國的外交拉到所謂「和平陣

線」裏去，以為一入「陣線」，外交上甚麼問題都解決了一樣。這種幻想和空談，一直鬧到德蘇妥協以後，還未停止。現在，事實已經證明，被列到對立兩陣線內的德蘇已經成爲一個陣線，而過去的陣線論，就煙消雲散了，所謂「陣線外交」，也就無所適從了。

陣線也可說是軸心之擴大，同時也可說其內部的融合更加鬆懈，許多的國家被歸併在一起，其利害得失之心很難求其統一，因為一個陣線內所包括的國家就比較多了，又還有一與此陣線對立的陣線內許多國家，而各個國家（不論被列到那一陣線）相互間的利害關係，可是，大牙交錯，安得不有時從這一邊說而到另一邊去集合？德蘇之始而交惡，繼而妥協，即爲一顯明例證，我們弱小的國家，只有一個敵人，其餘的都與蘇量度之繼續維持并設法增進友誼，如我們粗率冒昧加入某些國家，爲了外交上的運用而稱謂「甚麼陣線」，則無異於我們就把另一陣線的國家都當作了敵人，強有力的國家有時友此敵彼，有仇此友彼，倒置可以，我們被侵略國家，如果也只用着人家的屠刀轉動，則國際上我們就一個友人也沒有，而將全爲敵人了，至於那一條陣線是合於是非，那一條陣線及只講利害，那更不可捉摸了，因為即使有陣線之幌子，還是以利害來集合的。所以我們不能盲從的去走陣線外交的路。

### 三、民族外交（民族主義的）

「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一語，不特在中國有其精確意義，是在任何國家，都不能違反此定則，不過，在被壓迫而正處於抗戰期中的中國爲尤然

。中國正走到對外求民族國家獨立自由的階段，又正遇着日帝國主義的侵略，所以民族主義有其特殊意義。根據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可以分三個步驟，第一是求中華民族內部各種族——漢滿蒙回藏——之相互平等和團結統一，第二是對外求整個中華民族之與世界其他民族平等地位，而獨立自由，生存發展，第三是求世界各民族相互間一律平等，并「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爲一切弱小民族爭獨立和自由，這就是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

我們的民族主義和世界其他的民族主義，不一定相同，我們是進步的，革命的，而其他列強現今所標榜呼號的民族主義，則大部爲反動的，侵略的，實際上說，他們不是民族主義，而是軍國主義。他們是假民族主義之名，而擴張其侵略的野心的。他們不特不與弱小民族以平等待遇，而且併吞宰割了弱小民族。

在外交上表現出來，列強的民族外交，實際就是軍事侵略的先聲，或幌子，日寇之對於我國，德意之對於捷波等國，在軍事行動未發動前，仍然是大唱其「民族生存」等口號的，我們的民族外交則不然，是完全根據我們的民族主義來定的。我們現在，正處在抗戰戰爭中，需要多力的援助，只要對我們民族抗戰有利或無害的國家，我們都得與之爲友，或至少不與之爲敵。這是第一。其次，我們在外交的表現上，是以整個民族的姿態出現，有一致的統一的方向和步驟，內部決不容有許多的分歧，要如此才能發揮民族外交的力量，全國同胞緊要



爲政府外交的後盾，使力量不致分散，只要我們以自己的國家民族的利害爲前提，那無論我們加入陣線也好，甚至和蘇聯成立更進一步的關係也好，我們都不失去主動的作用。

在目前，我們是在求中華民族之解放，是在多求友邦，少樹敵人，不拋棄了自己民族國家的立場，去跟着某一國走，也不可忘了自己的地位，而純爲他人吶喊附和，我們只是反對侵略，反侵略是我們外交上的詞令，也是我們國策的本質，我們不特自己堅決反侵略，而且反對人家去侵略人家，并且聯合世界上除了自己生存而堅決反侵略的民族，共同奮鬥，我們民族到了獨立富強之後，也決不像其他列強那樣，又去壓迫其他的民族，我們是絕對以平等待遇其他任何民族的。因爲我們的民族主義，決不是軍國主義，而且也不和世界主義完全絕緣的原故。

目前民族主義的階段，民族抗戰是我們的實踐過程，此外一切，都是次一步的問題。我們切不可像國際主義者那樣，先就把自己民族的範圍取消，而跟着「世界主義」走，實際上，目前的所謂國際主義或世界主義，結果不是民族主義的，而是國家主義的，最近國際許多事變，已經充分證明了。我們切不可因得彩票，而就忘記了裝彩票的竹槓。

#### 四、國民外交（民主主義的）

有些人要調其軸心外交或陣線外交的理論，便肆意批評一府的外交方針，認爲外交是全國民大家的事，大家都應該來參預和管理，政府的外交方針是應由人民公衆來決定，於是乎便提出「國民

外交」一個口號。

的確，民族外交要有力量，自然是在運用此外交的政府之能觀察、際情勢、巧妙靈活的去使用，可是也要全體國民衆共同來充實這外交的內容，作爲政府外交的後盾。政府就代表這個民族，當然也代表整個國家的人民，如政府的外交違背於全體國民的公意，那不但行不通，而且政府即根本不能存在。并且，除了政府本身去作許多的外交工作之外，而民衆亦可以一般國民的姿態去和友邦人士，作種種外交活動，以協助政府，這樣的外交，就叫作「國民外交」，民主主義的外交。

不過，所謂民主主義的外交，并不就是國內某一黨派，某一些私人，離開了政府統一的外交方針，一致的外交步驟，而暗中去和某一國家發生勾結聯絡的意義。因爲，國民外交的界限，就是不要違背民族的利益，換句話說，是民族主義國民外交，而非無政府主義或國內某一黨派的外交。所謂國民外交，也是說全國國民的公意所表現出的外交，決不是國民的一部分，某一集團某一階級的外交。因此，只有國家民族的利益，而無階級黨派之利益。現在的政府，就是代表全民族的政府，任何國與國間的外交事項，都須經過它去辦理，決不容許有私派代表和某一國接洽而談及國外問題之情形發生。

國民外交要統一才有力量，要集中才有力量。在外交大政方針未確定時，國民可以盡量提供意見，在確定以後，在措施的時候，全國國民就一致擁護政府這種行動了。

比如說，我們對敵國或和或戰，都要由中央

### 更正

本刊一三三期第二頁第三十二行「羅馬尼亞」係「羅馬」之誤特此更正。

政府來執行，在未決定戰之前外交，國民可以貢獻意見，但不可於已戰之後，又來反對戰，同時在政府未決定可以和平的時候，國民只有提出某些意見，給政府作參考，決不可以個人或團體資格，就去與敵人言和，如果這樣，就是漢奸的行動，不叫作國民外交了。又比如，我們對某國的外交，純是以自己民族立場抗戰利益爲標準，而與之合作或聯合，但是，如果有人爲了他超越國家民族的主義與思想，而甘願把中華民族作爲人家的附庸，把自己內政作爲換取外交上的援助的條件，那這也是出賣了民族國家利益，而以自私的階級利害黨派觀點爲前提的。這些都不是國民外交。

尤其是在戰時，國民外交應有適當的界限，正等於民主主義在戰時有特殊的界限一樣。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就是一種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才是最進步的民主主義。因爲一個落後的國家，盡量發展離心力方面的自由，而忽略了向心力方面的集中，則國力就不易鞏固，就易於被人分解，中山先生對於此點，曾講得再明白不過了。他竭力稱贊自由主義，個人主義，高調自由之限制性。在外交方面亦然，我們反對希特勒式的獨裁外交，我們反對袁世凱式的秘密賣國外交，但是，我們也反對自由



# 廣西論

方秋葦

## 一 廣西地文概況

廣西爲古百越之地，戰國屬楚，秦屬南海、桂林、象郡、漢平南越，以其地爲蒼梧、鬱林合浦郡屬交趾，其北爲陵零郡屬荊州，吳仍漢制，分領於荆交二州，其後析合浦以北，蒼梧鬱林郡屬廣州，紀唐以還屬嶺南道，分嶺南西道、嶺南東道，宋屬嶺南西道，元改爲廣西道，明清改爲行省，民國成立仍其舊。因古桂林郡故曰桂省。

2 現今廣西位置及疆界 廣西位處我國西南部，當五嶺之南，跨西江中流兩岸，北接湘黔，西鄰雲南，東南毗聯廣東，惟西南隅則與法屬安南相接壤。其經緯線：西起東經一〇四度三六分，東至東經一一二度之五分，南起北緯二二度三二分，北至北緯二六度十五分，東西共佔經線七度五九分，南北共佔緯線四度一分。

3 面積 據民國二十二年歲次年鑑載：全省面積爲二十一萬八千七百廿三方公里，比廣東稍小。

4 地形 全省山脈盤結，和廣東西北部山地，各稱兩粵山地，嶺南平原略高，西部和雲南高原接壤，地形較東南部爲高，比與中國整個地形西北高而東南下者相仿，水道都向東流。境內有黔、桂、桂諸江，各江附近成爲小平原，在自然地理上形成單獨區域。

5 山脈 本省山脈屬南嶺系：北部叫五嶺山脈，來自貴州的苗嶺山脈，在貴州境內分支南入本省，叫鳳凰山脈，東南走盡於馬平縣的東南，爲柳江黔江的分水嶺。延於本省東北境及湖南界上的，爲五嶺脈的越城，稱應南嶺諸嶺。越城嶺在興安縣東北三里，一名臨源嶺，亦曰始安嶺，又謂全嶺嶺。南嶺嶺在賀縣東北二百里，亦曰南嶺嶺，又曰臨賀嶺，亦曰桂嶺，與湖南江華縣接壤。五嶺山脈分支南山的，爲峒山，洞深谷深，峒族雜處。南境的山脈（在北流縣東北十五里），從安南延入，以巖穴句曲穿漏得名，東南入廣東爲七星山脈，雲浮山脈。

6 河流 西江爲全省水道的總匯，上溯有鬱、黔、桂三江，爲本省主要的幹河，鬱江源叫西洋河，亦爲右江，今名黔江，其源有三：一叫福祿江，出貴州榕江縣，至柳城縣東合龍江，至柳州府（今馬平縣）城西，而名柳江；一曰都勻江，源出貴州黃平縣，至宜山縣，謂之龍江，至柳城縣北，又水合於融江，並流至柳州府城西南，而爲柳江，又東南經象縣西，曰象江，又南入武宣縣界，合於橫水江，一曰都泥江（今黔江正源），源出貴州定番縣西北界，流一武宣縣西而合柳江，以其自西而東，或謂之橫水江，三水同流，至桂平縣而合於鬱江。鬱江南源叫麗江，亦叫左江。左江之源有二：一曰北盤江，一曰南盤江。南盤江源出雲南雷益縣

主義的。外交。所謂國民外交，就是民主集中主義之在外交上的表現，本質上仍是民族主義的。

五、是非與利害的統一

資本主義的國家，其外交是利害主義的，因爲它們本身就是強國，本身就具備的有極豐富的侵略性，弱小民族，就是它們進攻的對象，它們之所以能夠長成而發展，全在剝削其國內無產階級以及壓迫世界上的落後民族，它們對相互間爭鬥，也大半是爲了經濟上的利益和政治上的權限，也總是利害主義的，而且它們的利害的標準又只着眼於其國內的少數統治者層。即或對於被侵略者有點援助，對侵略者有點制裁，但主要還是爲了防害到它本身的利益，它們是沒有在主觀上來計算是非的。

現在的社會主義國家，說來是應該是非重於利害的，但是，因爲全世界都仍是國家民族的壁壘在對峙和間隔着，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力量打破這許多壁障的。何況它本身，就是以一個強化的國家姿態存在，和民主國家，法西國家之爲一國家機構沒有兩樣，根據這點，又參照最近過去的許多事實，以前的是非主義，到現在都變成利害主義的原形了。

那麼國際上外交上，就難道沒有主觀上的是非主義存在了嗎？這又不然。要得世界公理正義之存在，就必須從我們被壓迫的民族國家來找尋，我們不是侵略者，所以我們對任何友邦，都只圖平等，而不予人以虐待；因爲我們是被侵略者，所以凡是被壓迫的國家，我們都同情，都是朋友，我們反對人家侵略我們，所以也反對人家去侵略人家，我們一般的反對侵略。我們的外交，是非主義的。

雲山嶺麓，北盤江源出雲南... 入廣西省境，而盤江... 黔江之源，而非左江... 桂江亦名... 注所謂之「離水與湘水... 至桂林為府江，又名桂江... 江，而東入廣東封川界，謂之西江。

氣候 全省位置，雖南北緯二十一度三十分，北至北緯二十六度十五分，相差不大，但中部偏南一帶，氣候較炎熱，空氣亦潤濕，夏秋兩季更甚。山谷中多瘴氣，行人觸及，往往生病。至其北部，則為北溫帶、氣候溫和，冬季可見冰雪，全年平均氣溫在華氏七十度以上，雨量則在一千四百至二千公里之間，故農作物兼溫帶亞熱帶而有之。

二 廣西兵略形勢

觀廣西位置，僻處邊陲，除國防上以與安南接壤較為重要外，其餘則對整個中國，似為無足重輕；但豈知此地，與整個中國關係甚大。試讀中國歷史，廣西自秦漢以來，無一代不動干戈，而無一次戰爭不關係中國歷史之變革。所以廣西一舉一動間，就影響全國局勢很大。關於這一點，顧祖禹氏在「讀史方輿紀要」一書中說得好：

「廣西之地，不必無所事於天下，然欲保據一隅，幸天下之不為我患，則勢有所不能。何也始安之橋（始安橋即越城嶺），吾境內之險也。桂嶺（在富川縣東南百二十里）左右，可飛越者不一處。檇嶺之材，浮湘水而下，席

捲衡水，風越長沙。湖南一傾，則湖北必動，動湖北，則中原之聲勢通矣。」

廣西是不能自成一區的，因其地北接湘黔西鄰雲南，東南毗鄰廣東，西南又與安南接壤，一地有事，影響各地，一處有警，各處皆驚；其與安南及湘粵黔滇的地理關係，是互有聯帶依存的。現在我們且進而一論其兵略與地：

1 南甯 位據桂江的上游，西通龍、鎮、東顧潯、梧、北接柳、慶、南應欽、廉、實為廣西全省中樞之地。顧祖禹氏「讀史方輿紀要」論南甯形勢有云：

「南甯控扼南江（即源出交趾之左右兩江）坐臨交趾，粵西保障，端在是焉。魏滄曰：若悉割兩江，東迄廉欽潯欽，以盡乎宜柳之境，屬之南甯。」

「南甯 撫溪洞，外控橫荒，南服有事，此為襟喉重地。唐置南甯於此，為廣南府治之勢，元亦置南甯於此，以鎮壓安南。明置兵田州（今百色）及經略安南，皆建節於此。蓋地當衝要，勢必爭也。」

2 梧州 位西江之出口，為兩廣水陸兩路交通的關鍵，依山臨水，形勢衝要。本省及雲南、貴州、湖南諸省貨物的輸出輸入，都以這裏為總樞，開埠後商業為全省第一。顧祖禹氏論梧州之形勢有云：

「地總百越，山連五嶺，唇齒湖湘，襟喉桂廣，固兩粵之襟帶，形勢所關，古今一轍。」又，山堂雜詠曰：「梧州居兩粵之中，自西而東者，至梧州

不過，我們也不是完全拋棄了民族國家的立場，而站在天空來講甚麼世界主義，國際主義的。因為我們之爭取自己的獨立生存，就必得反對侵略我們的帝國主義，我們此種反侵略，也就同時是為了人類的和平，世界的正義。我們的利害與世界人類的利害是一致的，因之，我們的利害也就合乎客觀的是非了。

三 民主主義的外交，不特在求中華民族之與其他民族平等，而且在求世界各民族相互平等，并且「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我們現在的抗戰，正是達到世界一律平等的必由之道，所以我們的外交，是為了自己的利害，但不是為了自私自利，決不會損人利己，利害相是非是統一了。

根據目前許多事實，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要真求世界的和平，人類的幸福，倒不在擁護資本主義與民主外交，或資本主義的法兩外交，或社會主義與國家主義外交，它們都有製造戰爭的危險的，或者至少都只是消極的和平主義的，它們不能消滅戰爭，它們更不能積極的爭取和平。只有三民主義的外交，才是世界是非的準繩，才是走向和平的康莊大道！

則廣東之鑿離壞，自東而西者，至梧州則廣西之心腹傾。」

3 桂林 今為廣西省會，位於桂江上游，東北通湖南，西通貴州，水路下沿桂江直達蒼梧廣州，上溯湘水，直達長沙漢口。其地依山臨水，形勢險固，為本省北部重鎮。境內桂、甯、武、蒙、景、岳、綏、獨秀諸山，峯巒秀麗，巖洞幽勝，「有桂林山水



甲天下」之稱。宋人范大用作「桂海虞衡志」謂「粵千峯特立，天笏瑤簪，森列無際，其奇勝甲天下」。諺古今亦然。若論其形勢之重要，顧祖禹氏有云：

「桂林府莫不嶺之表，聯兩粵之交，屏蔽荆楚，鎮撫交海，枕山帶江，控制數千里，賊西南之會府，用兵遣將之樞機也。昔秦兼嶺外，此為戍守重地，自孫吳以後，湘廣之間，事變或生，未有不爭始安。唐改桂林為始安郡，省，宋潘美入南漢，亦先取桂林，所以措其維籬也。」

4 柳州 今之馬平縣，位於柳江下游。循柳江上游可通貴州，此地為航空網中心點，今黔桂交通咽喉。顧祖禹氏論其形勢有云：

「柳州府襟帶楚黔。控扼靈洞，山川迴環，封壤遼遠，馭之得其道，可以藩黔江之氛霧，清嶺表之烽烟也。」

5 龍州 城沿麗江，是安南通商的要埠。陸路有鐵道南通鎮南關，水路西可出平南，水口南關，東可通省治達蒼梧，是省南最扼要的地方。顧祖禹氏論其形勢有云：

「龍州控制交趾，藩屏中原，固中國之籬籬，亦人交之門戶也。」

6 鎮南關 在憑祥縣西南，高山左右對立，關城設在中間。顧祖禹氏論其形勢有云：

「憑祥州（今憑祥縣）控馭安南，為出入衝要。志云：州境有一關（即鎮南關），在縣南三十里。三隘（縣西有綉隘，其南有岷口隘，鎮南關有南關隘）稱門戶是也。」

三 桂越交通關係

雖然在地理上，廣西與湘黔滇粵的聯帶關係是很重要，但根據數月來日寇對廣西進攻的情勢來看，我們可以判斷說：日寇對於廣西之企圖，決不在

以廣西為攻擊湘黔滇重區，她的戰略目的若我早已指出：她的作用除了意圖完成控制東安灣，包圍安南的最大目的以外，另一方面作用，則在企圖截斷中國龍州鎮南關通達河內等處的國際交通線。日寇著「日本侵襲廣西與南進新攻勢」載「世界政治」第五卷二期。

中國自漢口廣州陷落，粵漢鐵路的國際交通線失去以後，在西南的國際交通線，除滇緬公路和滇越鐵路外，即以湘桂鐵路通安南一道最為便利。湘桂路起自湖南粵漢鐵路之衡陽站，終於廣西鎮南關外法屬越南鐵路之同登站，正線長一千另二十七公里，支線長七十九公里。

這條國際交通線，對於中國是非常便捷而簡便，然而他的缺憾，就是南寧鄰近北海，隨時有受敵人破壞可能，所以這條路線不過一條安全的交通線。日寇對南甯之進攻，其主要目的就在截斷湘桂鐵路。南甯一段，這一段二百三十二公里的鐵路，其里

程雖不算長，然在中國的關係上是很大的。現在，日寇雖據有南甯，南甯段的交通已斷，但日寇意欲截斷桂越交通線的企圖，是不會成功的，我可以告訴讀者。中國方面早已準備另闢公路數條，循更直截回路線由××通達西南各省抗戰後方，其中經××的一條在去年底已完工。關於這一點，自然全力保衛××是必要的，但即令××發生萬一，西南的主要國際交通線也。桂越一線，而在滇越鐵路，滇緬公路和近將完成之滇緬鐵路。



軍事計政與建

胡發南

歐洲人以商業起家，軍事絲絲入扣，處處講求效率，以故商業之精神，亦移植於政府機關，會計者，乃七百餘年來商業上處理現金貨品之技術，以其絲絲入扣，故界限分明，加之牽制嚴密，故舞弊不易，施之於商業，效思既著，謀國者，乃以之移植於政府機關，夫人上哲少而中下多，馭之以嚴則憚，防之稍寬則肆，政府當局，不能以親眼親目，處處督察屬下之機關，惟特制度以督率之，不親美乎洋行，支店遍世界，然洛克菲勒父子二人，卒能收監督之效者，以有嚴密會計制度之故也，吾人移殖歐美之會計制度，公務機關，蓋欲求經費之支出，最經濟而能發揮最大效率者也。

吾國剛步入近代化之途中，舉凡歐美百年來之措施，均應于短期內一一完成之，其需費之鉅，不言而喻，政府之所需，固可取之於人民，然農業社會，並無大量財富之積蓄，徵收租稅受社會總收入之限制，財政上雖可量出為入，然不能取之無度。內省吾國之環境，外察國際之局勢，民族鬥爭之激烈，仍將有增無減，建軍以保障民族之安全，實較增進國民福利為重要。

抗戰以來，關稅稅之財源減少，而支出不免劇增，以有限之金錢，欲完成建軍之使命，當求軍費之支用更經濟更有效率，實為舉國所期望，前方將上之沐雨栉風，壯烈犧牲，吾人，興奮外，別無



# 廓清反汪運動中的迷霧

黃國樑

汗賊兆緒的一生，由候補烈士，舌尖政客，到標準漢奸，其民族的生命與前途的紀錄，可謂登峯而造極。尤其是最近揭露的日汪密約，即所謂「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更想用四萬萬五千萬人的自由頭顱，去換取「朝廷」的賜局，其惡毒無恥，豈只「滅此朝食」所能彌補？無怪乎全國上下，在激憤之餘，掀起了反汪的狂潮。

這一反汪運動的普遍與擴大，無論在人心上或政情上，都是個必然的現象，也有其加強的必要，所以我們要求其由社會人士的口頭筆端，深入民間，使成爲一種有力的民衆運動，積極的提高民族的自信與決心，消極的根絕這無恥和平的一切影響。然而一個運動的開展，謀其無損於實際而收得預期的效果，首先得以準確的認識爲出發點，否則，歪曲渲染所至，不但有礙於這運動本身的有利進行，並且會阻礙抗建事業的心理與衛生，招致莫大的禍害，這是必須嚴密注意的。我們的反汪反偽備漢奸運動，自應堅持到底，一似我們堅持抗戰到最後勝利一樣，正惟如此，才要求澄清反汪運動的內容，樹立反汪運動的準確路線，以澈底的行動來潑洗民族的奇恥。因爲目前不乏那種有意顛倒詭陷的現象，來搖撼抗戰陣營，分化建國力量，雖然在一年餘激烈的反汪運動已達最高峯的今日，還來論認識與廓清，不無遲暮之感，但究竟是不能已於言者。

因此從認識中來加強反汪運動，先應廓清以下幾方面：

首先，汪賊的行動是澈底的賣國行爲，我們自當堅決反對並根本消滅之。即以其與日寇所訂密約觀之，連蒼天及黃泉在內，作立體的出賣，論者均以其苛刻百倍於袁世凱的二十二條條件，但我們認爲還是可以相比，而又實不相賴的。原來訂二十一條的袁氏，當時其政權猶握「魔王」，論出賣國家民族，還有其政治上的權力，可是還經不起學生民衆之一擊。汪賊買空賣空，除賊婦及周色鬼等而外，可謂一張油嘴，身無長物。試問：他的荒謬的主張，全國之中，有幾個不髮豎髮裂而說個「是」字？他又有什麼政治上的地位來實現他的勾當？即使他運用盡了割讓主義及利誘威脅的手段，在全國只有一個抗戰的「決心」之下，又號召得起來些什麼？在光榮的全面和平，就將出現在敵人潰敗與我之愈強之際，他的屈辱的局部和和平，還稱當得起是一個「運動」嗎？敵人牽引着這無能的賊子嗎？不也是「緣木求魚」嗎？所以汗賊今日之供敵驅使，已無異於行屍走肉，爲了早日結束我們神聖抗戰中這無聊的插曲起見，我們固不能小覷他這種墮落無恥行爲所能引起的影響，而加強反對，然而我們決不能誇大其作用，目爲一派而加以拱託渲染，以致危害自己的陣營而替敵人張目。實在說，汗賊等只是

可言，惟國家爲百年之大計，完成現代之組織軍事機關與部隊，實有推行新會計制度之必要，新制度爲何，曰採用新式簿記記帳與聯綜編織是也。

蓋新式簿記，一則每一帳項所能影響之科目，均可一一表現於簿冊之上，故按簿冊，可以考覈整個經費之收支，二則每一帳項之發生，必有其來源與去向，故借貸兩方等量記載，因此一套帳上之借貸兩方，時時平衡，設不平衡，即有錯誤，故準確之檢查甚易。且新制度上尚有預算科目之設置，得隨時察知實際收支數與預算數之對照關係，在執行預算上甚爲便利。

會計之目標，重在編制報表，報表上之科目與數字，均得之于簿冊。且簿冊又與原始憑證相印接，故報表簿冊與原始憑證，乃一氣連成而相鈎稽，欲在某期日或某期間，表示財務現狀與經過情形，只須整理簿冊，即可編制報表，手續十分簡便。

抑吾人所欲推行者，非新制度之原理原則，至於新式簿記上格式之橫書，「T」之採用，乃原理原則以外之事，吾人可不必拘泥而盡行做效。

制度者以法治補人治之不足，設人而廉潔，以治法，將如精巧之工程師，運用優良之機器，其工作效率，必能發揮至最大限度，設人而貪婪，則制度亦能予以適當之牽制，可減少其舞弊之機會，是故歐美諸邦，於財務行政上，莫不先後採用聯綜制度也，所謂聯綜制度者，即聚數種系統不同，各自隸屬之人員，在同一機關內，各自獨立行使其職權，以處理互相連貫之事務之謂也，吾國現行之財務行政制度，會明分爲行政，出納，主計，審計四個

四萬萬五千萬忠勇國民中僅有的惡濁渣滓，沒有羣衆，沒有同調，更沒有武力可以割據成區，只有一些小囉嘍在孤島上來去，根本就不成其爲派，現在有人強調「汪派」一詞，作爲刺激宣傳的工具，就是犯了不知「汪派」之不存在的錯誤，而在反對汪賊賣國言行中毫無根據的就任意目人爲「漢奸」「汪派」，加以挑撥攻擊，更是製作波瀾，自然害之所及，罪有應得。這種作法，就無異於自墮日寇離間分化的毒計，擴大了汪賊行動的影響及內容，必須加以制止，才能有效的反汪，使其原來的無作無爲，終至趨於消滅。

其次，與反汪同時而起的，有所謂反對「妥協投降份子」的呼聲，這呼聲又往往隨着反汪的運動而強調。這就是說：一些人既承認「汪派」並誇大其作用，於是進而認爲我抗戰陣營內尚與「汪派」同調的「妥協投降份子」，暗中一樣的在進行恥辱的和平，所以要與反汪同時進行。這呼聲，經某黨要人前些時鄭重提出而像煞有介事的理論化了以後，即成爲所謂「戰降鬥爭」一名，以爲抗戰到現階段，內尚有主戰主降兩派在暗鬥，爭取最後勝利的主戰最先在克服主降者。這是一樣的含有領袖離間的作用，對於抗戰只會有害而無益的。如果真有主降的份子存在，那其罪惡一似汪賊，因事實而成運動，非但應該，猶宜出之，堅決的態度以爲掃除，此則本無問題。然而語之實際，則又如何呢？不妨從兩點來說明。第一，就抗戰以來全國人民的決心和情緒而言，因軍事上的愈戰愈強，政治上經濟上的愈戰愈堅，無不咬定牙根向接近的勝利而加強奮鬥，試看人民救國熱力隨所受犧牲的程度而增

加，足爲明證。即汪賊賣國密約揭露以來，全國上下的聲討，無論前線與後方，其熱烈與堅決，可謂無分彼此的一致與高漲，切身之痛，生死之仇，這裏表現得最爲深切。原來敵寇的殘酷，除別具獸心的汪賊等而外，可說沒有一個人不身經目染，思以抗戰的勝利來答覆的，抗戰兩年多的血肉犧牲，不就是爲的這嗎？「妥協就是亡國」這句話，目前已成爲作戰到底全國心理上的誓言，環境早已不許主降者存在。即使還有一二動搖份子的話，也自會在洪爐中絕滅，我們反對則可，以之作某種用意的招搖撞騙，顯然是自己心理上行動上不健全不強毅的表現。第二，國民黨政府對於民族國家的無上忠誠，表現在抗戰過程中的壯烈犧牲上與偉大成就上，以及抗戰到底以求勝利的決心上，本無疑義。

領袖 蔣委員長以及政府機關每當局面的轉捩點再三伸述作戰的決心時，其言辭的懇切與決心的堅定，實已不能再爲明白。就拿 蔣委員長駁斥汪賊的話來說，即有「不奮鬥就是滅亡，不血戰就是要束手待斃，就要被汪逆出賣做奴隸」斬釘截鐵的口吻，而以該密約爲激勵軍心最有力的檄文。可是在國民黨忠誠與有力的領導下，一切妥協投降的企圖決沒有實現的可能。不說別的，在上海與汪賊不兩立而作殊死鬥爭的，就全是只知有革命而不知有死的國民黨員，國民黨的行動是在在爲文辭理論作實質的證明。也許稍稍遺人以口實的，是在抗戰未發動之前延緩抗戰這一點。這也是不知底蘊的責難，要知抗戰不能沒有準備，延緩即所以爲準備，而準備是不說說有絕對的，國民黨領導政府及人民了相當的準備而以英勇抗戰的姿容出現，正是不妥協的

統系，公庫法已施行矣，一切公款之出納，經由公庫負責，預決算會計統計事項，則由主計人員負責，審核稽察事項，則由審計人員負責，機關長官，只限於行政權之一種，惟其如此，寓牽制於分工合作之中，庶可納財務行政於正軌。

主計工作，乃行政監督之一種，蓋求核實收支，與夫經費之支出，能發揮最大效率者也，研究財政學者，皆讚美英國經費之支出，較爲經濟，亦以其行政監督周密之故也，按英制，財政部操有指定各機關會計官之權，各機關預算案上各款之開支，事前須經由會計官審查，始得向國庫出納總局領款，且預算案內各款項目之開支，亦須由會計官呈報審計總監審查，其監督實極嚴密。

國家經費之支出，其效果多屬諸無形，施行之者，又皆無直接利害之關係，其不忠不法之行爲，自屬難免，行事之審核，遠不如事前之監督，主計人員，即爲執行事前之監督。

民國廿六年，國府曾明令軍事機關與部隊設置會計室，此舉實欲減輕主管長官之責任，其理由。一、部隊長官，軍書旁午，會計事務，非所素習，親密屬員，有恃無恐，每隱蔽長官，而施技倆，今實行新制度，則不易作奸犯科，即舞弊亦必易於發覺，且責有攸歸，長官亦不亦代人受過。

二、會計學術，今已蔚爲專科，加之法規之繁多，簿報表之複雜，已非率爾操觚者，所能得而辦理，今由主管機關，派遣專門人員負責，則不必煩擾長官，再分心物色監督屬員。推行新制度，非不信任主管長官之謂，蓋爲減

抗戰到底的決心的最初表示，恰恰做了黨政府領導下無妥協餘地的註腳，而抗戰以來犧牲的偉大與壯烈，尤其是貫徹精神的定評。

投降妥協，在抗戰環境中既不容許存在，在國民黨領導下更不容其實行，是則「戰降鬥爭」的一套，究何所指？插了說，某人這樣倡導，三則顯示他們是最主戰的份子，因而想總攬一切抗戰的功績，因小坐大；二則用以極力刺激國內團結的情感，拆散壁壘，以遂行私慾；實在也就與敵寇注賊一氣，針芥相投，而罪不容誅的！我們反對汪賊，也反對主降份子，然而我們也一樣反對故意製作對象擴大風浪的國賊！

第三、隨着反汪運動的展開，還泛濫着兩種有礙的暗流：一是高揚「反共就是投降」以混亂是非，二是認黨國民黨為「民族資產階級」以含混抗戰意義。以言前者，我們早經根據理論及事實兩方面，證明中國目前已沒有共產黨的存在，而只有從前自稱是共產黨而現在服屬效忠於三民主義的國民黨的旁支，或者只有一些偽共產黨在存屍骨的迷戀，以儂巧取豪奪。毛澤東新近與美國記者史諾的談話中，說是一個人面對着共產黨員時就覺得有共產黨的存在，是一種「我思我存在」的形而上觀點，完全放棄了環境與事實，這話的真正意義是「當我自己以為是共產黨員的時候，共產黨於是存在」。與事實毫不相干。所以，汪賊的反共小調，尤其極，原是希特勒式的幌子，其用以反國民黨，反民族領袖，反革命與抗戰，無人皆知。「共」既為托邦中的好鬼，汪賊雖蠢，也不會對着這無揮出老拳，以致用力過度，便將腰脫節的。「反共」

既是笑話，「反共就是投降」更是奇談。「中國人與協助全國抗戰，已團結一致」，汪逆所反的正是在這「團結一致」的「抗戰」，剛好在我們方面所發生的是「反降」的反作用，他之所謂「反共」愈烈，我們的抗戰也就愈堅，「反共」投降！，堅決的抗戰者是不需要這面旗子招搖居功的！

至於說國民黨是「民族資產階級」，則尤見其具有粉碎領導抗戰者的苦心。國民黨的本質是全民族革命求存的標幟，其基礎是全國國民，這是歷史演變的既成趨勢與全民族的真實內容所決定，所鑄成，不容也無從轉曲的。這一幕偉大的民族革命場面，原即為不分層層的全體演出，試正視情節：此次戰爭中無數次的進出，敵人前到之處，燒、殺、淫、辱，無所不為，這所燒所殺所淫所辱的是不是單純是資產階級的房屋生命與財產？也許勞苦大眾犧牲得更多吧？中國勞苦大眾為爭取生存權，在戰爭中的表現最為可歌可泣，這種抹殺勞苦大眾的戰爭與要求的，以民族革命為單純對於資產階級有利的民族革命觀，實在是不容寬恕的罪戾！我們認定這民族革命，是「全民性」的革命，是實質而非表面的；也祇有這「全民性」的民族革命運動，才應爭取整個民族國家以及全國人民生存與一切應享權利，也祇有這「全民性」的政黨中國國民黨，才能領導這民族革命並爭取這民族革命的勝利。以國民黨為「民族資產階級」，即無異於以此次神聖的全民族革命為「資產階級」革命，不但彎曲了抗戰意義與理論，並足以分裂抗戰事業的力量，而自壞長城，雖沒有汪賊公開活動的行爲，却同樣墮入敵人挑撥之間以奴化我民族滅亡我國家的窠臼，汪

輕主管長官之責任與其發揮經費之最大效率計，惟有賴制度為監督之工具，人而有賢者，然不必皆賢也，正如國家之行政首領，其賢者固多，終必制定憲法限制之者，蓋防範不賢者之出現，過去計政之未能納入軌道者，非盡人之無良，亦由於法之不善，今國家欲自位於文明之列，完善制度，終須實行，胥建軍所需之經費，而能點滴用於建軍之上，則民族國家幸甚。

賊行爲之實，這些人所以這樣創造裂痕，語其作用，仍在推進其「戰降鬥爭」的理論，以為冠之以「資產階級」之名，一切「資產階級」之實就可指陳出來，比如以「資產階級」必重生命與財產，而憐於犧牲，來暗示其動搖與妥協的危險性，故意聳人聽聞，以遂行其破壞抗戰的初衷。此次抗戰既為「全民性」的革命，自有其堅持性與敵我性，國存則存，國亡亦亡，動搖妥協是不可能的，所以其說也是不攻自破，而其用心之毒，也是不打成招。

總之，汪賊的行爲既使我國歷史染上最大的污點，使我們的抗戰蒙不必有的損失，我們用不共戴天之志，泣血椎心之勇，務當使其絕跡而後已。然而為了排除以反汪為護符而進行與汪賊同一作用的擴大的漢奸行爲，以期早收滅汪之果，以上的指陳與駁斥是必要的，尤其希望其及時成爲運動，使其同汪賊一併打入遺臭萬年的墳墓，那末熾盛的澄清與堅定之日，也即是勝利到來之年！有汪賊即無和平，有迷霧即礙抗戰，全國人民在熱烈反汪之際，撥雲霧而見實在，始終更要執着集中意志，加強團結，鞏固統一，擁護中央的領導！





# 從組織方面商討縣政整理

袁德新

## 一、緒論

縣為直接人民的行政組織，縣長為親民之官，此為人所共知，縣政之重要，當為吾人所應注意，吾國政治上之最大毛病，皆不能重視下層組織。上層十分完備，下層則無能，以致一切政令，行之於下層，則失其效率，甚至弊端百出，反足有害於人民。正如新式之機器，而以朽木為其輪軸，其不折斷，絕無其理。

近年來，我政府當局，確曾注意於縣政之整理。蔣委員長，早已洞察縣政之癥結，了解縣政人員困難，及弊端所在，創立行政督察專員制及保甲區署等組織，實有補於縣政。自二十五年起，內政部辦有縣政人員訓練班。二十六年廬山暑期訓練，亦注重召集各省縣長受訓，抗戰以來，對於縣政機構之加強改革，實為政府當局注重縣政整理的明證。

縣政究應如何整理？在作者意見，以為最重要者，莫過於整理組織，使縣政本身機構健全。則一切政，始能收指臂之效。次則教育宣傳必須在縣政本身上擴大，使人民對政府改變過去之觀念。再次則因地制宜，建設工作，使國民經濟建設工作，有相當成功，物力財力人力，均能適應國家總動員的供求，則縣政之真正進步與成功。今就組織方面以研究之。

## 二、縣以組織上之重要原則

## 組織應合乎實際需要，始能推動合理行動。

組織若有相當嚴密，始能發生真正力量。此言組織者，必須注意三原則。今日縣政府之組織，既多不合實際需要，尤難稱為嚴密，所以行動方面，每多敷衍，力量方面，亦特法令。不能由下發生偉大力量以達到縣行政的目的。組織既不嚴密，管理尤多困難，以致員役之行動，最易發生各種弊端，而工作之推動，亦處處發生困難。友人某君以為縣政府之組織，應如郵政局之組織。縣長以下各級人員，皆聚集於一處辦公，人民有事來者，隨來隨決，可免去員吏從中舞弊，及積壓案件，且可表示縣政府對人民大公無私，人民對縣政府，亦從此發生信仰。縣政府之組織，及事務之處理，雖不能如郵政局之簡單，而組織應合乎實際需要，實可以郵政局組織原則為模範。換言之，亦可以大工廠，大商業公司組織原則為模範。使組織愈趨愈密，效能益見擴大，此為吾人必須努力研究，以確定縣政組織上之重要原則。今就作者意見，將提出下列幾點：

- (1) 組織科學化，使組織合乎實際需要，各種行動，均能由組織關係而推進。
- (2) 組織絕對統一，能使行動發生力量，以收指臂之效，而無分歧之弊。
- (3) 注重組織之實質，打倒空招牌及表面粉飾之敷衍政策。

- (4) 選用合乎組織需要之人材，嚴防劣劣濫竽，並切實訓練下級幹部。
- (5) 嚴格奉行組織有關之各種法令，以身作則，言出法隨，毫末不能苟且。
- (6) 注重組織上直的關係之管理，橫的關係的聯絡，不使行動上發生缺限。

以上皆為組織重要原則，實不覺舉一漏萬，遺笑大方，詳細辦法，當在如何改革縣政組織中言之。

## 三、縣政組織上之病態

縣政府之組織，各省多未能齊一，經費標準亦各不相同。惟組織之基本原則，則多係因襲前清衙門舊制，由房改科，甚或房之實質仍然存在。邊遠各省皆如此，即以作者所經過之陝甘兩省而論，科即房，政警即班，大堂之上，傳喚上班或某班之呼聲，各處縣政府仍可聽見。民國二十年時，陝北延川等縣，火燄火票，仍製用之。打點上堂之古制，亦有存在者。人民對於縣政府，莫不認為藏污納垢之機關，所謂衙門八字廟，有種無錢莫進來之觀念，深入人民腦海。大約事實上，亦隨處可以證明。過去東南各省縣政府之組織，自較西北為進步，然而陝北江北，亦為政治黑暗有名之地。東海某商務會長，曾談及向縣政府保人之事，必須交收發四元八元或十二元手續費。名為茶敬。陝北各地毒品充斥。安能與地方以治無關。浙省之紹興師爺，至今仍有勢力，組織上仍不無病態。蓋因多年相沿之積習，及惡劣社會的環境之下，潔身自愛之縣長，或到處皆有，而整風清之員吏，必不多見，可以斷言。前清時代，官風甚大，特出之仕，不難整頓吏治。



使之弊絕風清，進行且無障礙。所謂「爲政在人」者即此。現代人慾橫流，羣劣把持日甚，官威久蹙，廉潔之杜，僅能做到大堂以上之廉潔，大堂以下，則亦鮮有辦法。若有廉潔政府自謂者，實不免自欺欺人。因在組織未健全以前，員吏之貪墨，實非長官易察覺。夫夫婦婦，每以府員吏，可以作「作福」。管理氣壯之事，亦必設法疏通，多方運動，以致員吏作弊之機會極多，而能一錢不食，一弊不作，實此末世，罕有其人。所以長官之勤政廉潔者，亦僅能防止或減少作弊，而不能使之絕對無弊。故不易有真正廉潔政府，實空曠之論。

今再舉陝省戰前之縣政組織實況以說明之。陝省各縣政府，名義上大多是合署辦公，實際上除縣安等數縣以外，仍屬房書舊制，所有公文，仍各歸房辦理；但名義已稱股，而其中界限習慣，無一非房。辦公地點，大多在縣政府前廊，門口懸有一科或二科之牌額，人數大縣有三、左右，小縣亦不下二十人，且有收青年傳學徒者。一縣中縣長每月發二百元一百六七十元，此爲一縣。小縣僅發百元，甚有八十元者，均由各科主任包辦。經費如何支配，縣長並不過問。人數之多寡，人事之黜陟，其權亦不操之縣長，一任主任科員之自便，以致烟癮甚深者有之，多年銜蓋亦有之。按其經費與人數平均計算，每人月得至多不過十元，有烟癖者，不鈎烟之用，尙須備蓄之資，若不貪墨，實無以爲計。故縣長之隱明有爲者，爲彼輩所不喜，甚至與士劣勾結，多方誣控，使不能久安於位。貪污縣長，則彼輩連成一氣，處處皆有發財之道，且多頌揚之聲。若非獨立執行之士，處此場合，未有不同流合污而喪其人格者。此種組織上之病態，造成縣政之虛敗，實爲可嘆可恨之事。

若就政警而論，其情形更有不堪言者。政警之選用，斷難以人格道德最高者充之。不然，則彼輩日常所作，隨時有向人詐索，或被人賄買之機會，即訓練科素，亦不過少作惡，而非根本不作惡者。因縣府組織關係上，政警爲傳達政令者，有時爲執行政令者，爲最近人民之爪牙，其不恃勢以嚇人，未之有也。加以多年之積習，人民對彼之反感，更足以養成其嚇人之鋒。尤以邊遠各省，其嚇人之鋒更利。在五六年以前，且多有以金錢運動爲班頭者，其剝削人民，便無微不至，下而至於盜竊，上而至於國家錢糧，皆有彼輩侵蝕之齒痕。近年雖有餉額規定，亦爲數甚微，管理不善，仍然黑名充斥（在規定名額以外之人數稱黑名），不發薪餉，其不詐索以自肥，實無其理。故政警人選，大多以下流無恥之輩，煙癮甚深者尤多，有志之士，皆不願爲政警。且職業。此種怪象，尙能遺留於現代政治組織之中，實爲下列原因：

- (一) 新組織尙無基礎，舊組織無法打破，有需
  - (二) 縣政府命令傳達，及一部份刑民事案件之執行——尙須倚賴彼等。
  - (三) 縣政府不能全部改善，遂無法改善政警一部，改亦不能收整頓之效，蓋遂不生肅中，無法使之自直也。
  - (四) 縣財力不足。
  - (五) 管理無治。
- 以上皆爲政警未能取消與改善之原因；尤以全部不能改善，遂無法改善政警一部，其關係尤爲重要。此意在如何改革縣政組織中詳言之。
- 鄉村組織，屬縣政組織中之最重要部份。因爲人力財力不足，管理不善，亦發無數病態。如過去之區鄉鎮組織，區鄉鎮長，大多爲無能之輩，且大多爲士劣把持。彼輩根本不能領導民衆，實現自治力量，發揮民族精神。彼等或爲官府附庸，對人民實行官權管理。或假借民意，以增高自己地位，排斥異己，攻擊官吏，擴大自己威望，以實現其鄉村獨權。此種神治，既不實現民治，其弊害與官治尤大。故各省有根本將其停辦，代以保甲組織，其法甚善。惟過去保甲初辦，極多幼稚，不能充分發揮保甲效能，其原因如下：
- 一、保甲長與人民，均不識保甲機構，與保甲之作用，故多形式上之敷衍。
  - 二、保甲法令過繁，上下不能遵守。保甲最要者，如能實行保甲法令，堅強民衆組織，始能達到保甲最大作用。若法令不能實現，根本無保甲可言，過去所謂「蘇區」中，能用民衆力量，管制外來之人，不能在其區內立足，此無他，即上下能遵守其立法，而達到其任務。商鞅爲我古代實行保甲之成功者，其方法，即爲嚴刑峻法，以昭信於人民。故吾人舉辦保甲，必促進保甲法令之實行，最爲重要。
  - 三、民衆與保甲人員，均缺乏訓練。
  - 四、士劣仍多滯入保甲組織內，未能選用公正人士。
  - 五、保甲經費，未能籌足，有自行攤派者，弊端百出。
- 以上皆過去保甲無成績之原因，若不從速糾正，實爲國家將來實施憲政之障礙。
- 總言之，組織上之病態，皆屬於組織不能健全之故，以至影響縣政不能推動，實宜積極整理，否



# 連指導員的故事

燕雨生

## 兼悼邵一之團長

離開X團已經半年了，偶然回想起來，像一片迷離的夢，印象是漸漸模糊起來。

在前線捷音頻傳中，忽然接到前線寄來一封信，自然前線的信，照例是要報告前線戰況的，然而這次看了以後，却使我對着來信呆了半天。

「……前第X團團長，率領士長衝鋒，中彈殉國，團附槍屍，亦以身殉，副團長亦率部衝鋒，受了重傷，這些英勇犧牲的官長，真是國家的民族英雄！」

原來前第X團，正是我所非常熟悉部隊，雖然團附並不認識，副團長亦僅知道名叫文謨，而這位團長，則倒是見過而談過話的。

那時候我是團團機三連連指導員，到差的夜裏，二排向全體介紹時說：「這個指導員的學問，要比那個指導員強幾十倍」，我覺得有點滑稽，也知道不容易作。

第二天吃午飯時，大家稱「司爺」的文書先生和二排長咕嚕着耳語，我聽到與我有關，問他什麼事情，他笑着說：

「老百姓請客，還請指導員」；

我聽着覺得很，就說：「政治工作，是軍民合作的橋樑，也請指導員有什麼奇怪！」

他微笑着把頭點了一下，沒再說什麼話，我把請帖拿來一看，上邊連上士排附都在被請之列，指導員當然不會沒有名字，然而下午三排長回來，他又用很驚奇的態度說了一遍，我雖會知道前指導員幹得很糟，却並不料在人們的眼裏連上士排附也不如的，因此感到很不舒服。

可幸就在這天收到團指導員的通知，說團長要和我會一次面。

第二天按時到了團部，由團指導員領我去見團長，進去時他正和民衆講話，就伸手讓我坐下，停了一候，團指導員說：

「這就是派來的燕指導員：團長有什麼訓示吧？」

「噢：燕指導員」，接着就注視着我說：

「沒有什麼話：不過以後有什麼事情，可以來告訴我，要請燕同志幫忙！」

就這樣斬釘截鐵的兩句話，我便同團指導員走了出來，後來團指導員告訴我，他所以要特別見我的原因，是因在師部會議席上，我們主任告訴他，給他派了一個頂呱呱的指導員，所以他回來後，就

定要看看這頂呱呱的指導員是個什麼樣子；講話簡單潔淨，那是軍人本色，沒有什麼奇怪，說得我感到好笑。

然而，也正因為這一次的談話，却給我增加了

則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法，絕不能挽救縣政之腐敗，反而形成敷衍之局。事實上之教訓，整理縣政，非根本改革，不能有良好結果，愈敷衍則愈腐敗，必致百孔千瘡，無法收拾，形成藏污納垢之局，敷衍之害，甚於鴉片，敷衍之毒，烈於嗎啡，而今日之談改革縣政者，仍多採取頭痛醫頭之敷衍政策，能不為讀者所悲乎。有志之士，每疾首蹙額於私家之居，以為我若得為縣長，必能祛去一切弊政，可使百廢俱興。一至登台，睹此殘餘破爛之局，欲扶其東面倒其西，欲舉其一而廢其二，豪紳則觀其多事，上峯亦責其操切。甚至數十元建設費用，未經事先呈明，而主管機關不予核銷。精力俱碎，亦不能有所成就。此無他，殘餘破爛之局，無法扶持，必須根本改造。以朽木為輪軸之車，不能致遠，根本應將其棄置。治理之法亦無他，惟必須上下有一致之認識，造成致遠之工具，舉廢之能力，消弭組織上一切病態，即所謂健全縣政組織機構，若尚不能收效，吾不信也。

### 四、縣政組織上之缺點

按目前縣府組織實質而論，其缺點尚多。若下縣政上應有之作用，在現在組織上不能發生，一為發聲作用不夠程度，一為組織本身無此任務，兼之舊有習慣不能打破，能力不能支配事實，此皆組織上之缺點也。若有問縣政府何物者，任何人皆可答曰：「官府」也。因是官府之故，縣長官吏，大小皆官，無不形成官僚化的組織。不但不接近民衆，甚至與民衆非常隔閡，民衆對之，亦覺縣政府為無上可畏之官府。在此種形勢下之縣政府，無法達到縣政之必要任務，勢不待言。縣政腐敗之根源，弊端百出之關鍵，皆此之故。不有官之威權，不有居高處優之官吏，管理不能盡其責，政務不能擇

無限的勇氣，所以我底幹法，是確有點大刀闊斧，不到一禮拜，就和二排長後手衝突，不過衝突了儘管衝突，二排長並沒有占到便宜，我却真立下了所謂「上馬威」，事情說也是平凡而應該的：

政訓令，我早連部有一個人，就往大寢室走去，一瞧，二排長正在審判官司，我摸不清頭腦，祇看到傳令班長與個個在休，接着是三排長一吹哨子「集合」，大家都往門口跑，我也隨着站到外面，雲集集合齊了，二排長張紅着臉，大發雷霆：「把他拉出來！」傳令班長邊哭邊拉着，二排長拿着扁担，就朝背上打，傳令班長往三排長跟前跑，三排長往旁邊一躲：「不要來，我也打人的」。猛不防，他竟鑽到了我底背後，二排長越罵越氣，追趕着打。

我攔了一下說：「打幾下就算了！」

其班長也說：

「指導員講情，不要再打了！排長！」

二排長果然停手下來，我以爲是賞我面子！而傳令班長已是在地上，亂磕頭，可是我的估計馬上就證明是錯誤了，你看二排長的眼睛向我一瞪說：

「報告指導員，不教打，以後維持不住秩序，我不負責任！」

二排長表示他是代理連長，可是我却生出了氣：

「我手裏拿的就是政訓令，今天作的是我的本分，沒有犯什麼罪！」

我趁勢往後一站：

「各位同志，今天我有幾句話，要給大家講」

：我先講軍隊中紀律是怎樣的重要，大家應該怎樣遵守紀律，犯了紀律必須懲罰，但是在最後我說：「我們官長處罰同志，決不是馬馬虎虎的，是經過慎重考慮的，並且是合乎陸軍懲罰令的！並且

是合乎陸軍懲罰令的！」

「連幾個陸軍懲罰令，語調特別的加重起來，二排長果然起了恐慌：」

「報告指導員，我今天沒有合懲罰令，我錯了！」

「沒有關係，二排長名譽很好，我早已打聽過了的！」我這樣答覆他。

然而，竟好半天，不敢「稍息」。我又給大家解釋，人發怒時不能自主等，勉勵了大家一番這場風波，算作了結束。

當天晚，營長就把二排長叫去罵了一頓，第二天就傳遍了全團，而連上的反響，不很相同，有些弟兄告訴我連上扣他們錢，有些弟兄要求我報告上面取消重罰，並說如不解決，他們不滿的，二排長呢？也比較客氣起來，每天晚飯以後，便笑着問我：

「指導員講情不講？他們沒有事情！」

可是當我到團部，團指導員問我時，我却覺得有點慚愧，太有些孟浪，有點對不起團長。

當然團長是會知道的。祇是他不但袒護他的部下，反而特別喜歡政工人員，尤其是在全師大檢閱後，這一團成績最佳，他碰着我們，便要笑着說：

「喂！我們不但要軍事第一，還要政治第一呀！」

後來我調了別處工作，聽說他奔喪回家，同事們請我撰詞輓聯，我也沒有應命，可是不久他就由家回來在一個大會裏，他作總值星官，雖然鬚髮蒼蒼，似有餘衰，而他那副渾厚的面龐，雄壯的體魄，使我看不到相信他有摧破強敵的力量，因而感到很大的安慰。

這次在殲敵兩聯隊的大捷中，他竟爲國成仁，雖然他自己死得非非常光榮，而也是國家的一個不小損失，自己離開太早，沒有跟他參加這次光榮戰役，想想，很覺遺憾！

他叫邵一之，湖南湘陰人，軍校六期生，

其要，如爲充份官府式組織，安能不發生生物腐蝕生之現象，形如縣政之腐敗，實可慨也。

現時縣政府各科之組織，皆以主辦公文爲主體，實際工作，則非各科員所能知。科長本爲縣府要員，不受縣長命令，彼與參加實際工作之任務。參

加實際工作者，當鄉區保甲長，彼等大多無工作能力，如是應與者不能與，應革者不能革，完全在紙面上與向各方敷衍，有時不能濟其窮，則閉門造車以掩其惡。此爲縣政府最普遍之現象，亦即組織上之缺點也。

教育宣傳工作，縣政府素不注重，亦無此種負責組織，以致政令雖多，人民並不了解。政府對於人民，亦不能以教育宣傳方法使之接近，造成今日無政府——即真正官僚式的政府——甚爲可惜。我國古時所謂仁政德政或其他法治政治，其根基皆建立於教。嚴己身明賞罰以爲法則，而宣示於人民，此法教也。以懿行仁愛所謂入德而感召之，此仁教也。亦德教也。管子以四維爲教，並充實民生以成其教；商鞅以嚴法爲教，不惜峻厲深刻以成其教；此皆教之成功者。俄國革命以後，無論政府機關，合作社，工廠，社會團體，其一舉一動，皆充份發揮教育宣傳的性質，故能造成今日之蘇聯，此又教之成功者。我國今日之官教者，皆養成教育機關；言

宣傳者，必須屬於宣傳機關；政治機關，維持法律與權力以行使其職權。教育與法律權力，兩者視爲不相干之事，不能於行使法律與權力時，而寓教於內，以擴大法律權力之效能，其損失實不可數計。當此抗戰建國時期，爲工作順利起見，對政教組織上此種缺點，實有嚴格改正必要，故向讀者言之。

未完